

ZHONGYANEILU
DATANG DIGUO

中亚内陆
大唐帝国

薛宗正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西域文库·新疆研究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发展研究中心 主编

ZHONGYANEILU
DATANG DIGUO

中亚内陆
大唐帝国

薛宗正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内陆——大唐帝国/薛宗正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12
(新西域文库·新疆研究丛书)
ISBN 7-228-08506-X

I. 中... II. 薛... III. 中国—国际关系史—中亚—唐代
IV. D829.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6018 号

中亚内陆——大唐帝国

薛宗正 著

出版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39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ISBN 7-228-08506-X

定价: 27.00 元

目 录

上编 中亚游牧部族

- 一 突厥可汗谱系疑点新考 3
- 二 唐册后西突厥两厢可汗始末 22
- 三 噶尔家族与附蕃西突厥诸政权——兼论唐与吐蕃的西域角逐 49
- 四 突骑施汗国 78
- 五 车鼻施的勃起 111
- 六 葛逻禄及其西迁 133
- 七 黠戛斯的崛起 153
- 八 阿史那伽利支官符考释 174

中编 内陆腹地巨变

- 一 论河中、乌浒水诸国并入唐朝版图 185
- 二 唐与大食百年关系(651~751)述略 206
- 三 波斯萨珊王裔结盟吐火罗抗击大食始末 227

四	康王乌勒伽向唐求援表文疏证	247
五	拔汗那考	259
六	石国考述	275
七	样磨渊源及其伊斯兰化	292

下编 大唐边政建置

一	庭州创置时间及其领县地望考	313
二	安西军府制度的建置沿革	327
三	唐朝在天山北麓的军府建置	362
四	唐安西四镇的置废	388
五	唐碛西节度使的置废	400
六	碎叶城与唐碎叶镇	434
七	唐代的“行军”道与“安抚”道	456
后记		491

上 编

中亚游牧部族

一 突厥可汗谱系疑点新考

关于突厥可汗的系谱,由于史料记载的歧异,至今仍为学术界聚讼纷纭的一大难题。我在旧作《突厥史》中虽力图解决,但也还不能说十分圆满,必须对这一问题做一新考证。

(一) 关于突厥可汗传承总谱

我所拟就的突厥可汗传承总谱见下图 1。

由此可见,自突厥始祖大叶护至后西突厥两厢汗国的创立者兴昔亡一世阿史那弥射与继往绝可汗一世阿史那步真共七世,至后东突厥汗国的创立者颉跌利施可汗阿史那骨咄禄共八世,如以突厥汗国的创立者伊利可汗土门算起,则分别是六世与七世。现在先依其班辈逐辈进行考证。

由于大叶护时代突厥尚未独立建国,其称汗乃始自其第二辈,因而我们的考察工作也就从此辈做起。这里的关键问题有二:一是土门与阿逸可汗即乙息记可汗的关系,二是室点密与步离可汗的关系。关于前者,我国史书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是《周书》卷 50,记土门与阿逸可汗乃父子关系:

土门死,子科罗立。科罗号乙息记可汗,又破叔子于沃野北木赖山。

然《北史》卷 99 之记载与之不同,明确记载土门与阿逸乃

又《册府元龟》卷 867,外臣部,继袭二,所记亦同于《北史》而不同于《周书》:

北突厥,匈奴之别种,后魏时号土门部落,魏末有伊利可汗,伊利卒,弟阿逸可汗立,阿逸病且卒,舍其子摄图,立其弟俟斤,是为木杆可汗,在位二十年卒,复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其弟,是为他钵可汗。

我相信兄弟说而不取父子说。因为:(1)父子说仅为孤证,而兄弟说拥有旁证。(2)突厥建国之初,面邻众多强邻,兄终弟及有利于保持武功全盛,父死子继则不利于这种局面的形成。(3)一切史料皆记阿逸之后继可汗木杆、佗钵皆为阿逸之弟,若兄弟说成立,则土门亦乃其兄,正好说明突厥汗国时期实行的是兄终弟及制,若依《周书》则非但阿逸,而且木杆、佗钵都是土门的儿子,很难解释清楚这一汗国早期实行的大、小可汗采邑分国制度,并且势必淆乱此后的汗谱班辈关系。例如,史载第六代大汗沙钵略曾对隋使虞庆则言:“我父伯以来,不向人拜。”沙钵略之父即阿逸可汗,其伯即突厥汗国的创始者土门,与之语意正合,如依《周书》,则此“伯”无解。足证父子说是错误的。

汗国初世实行兄终弟及制既明,其他重大史实皆可迎刃而解,如依兄弟班序建立大小可汗采邑分封与东面储君制,皆乃其派生物。由之前述第二问题,即西面可汗室点密与西面可汗褥但步离可汗亦因之顺利解决,我在《突厥史》中已根据古汉语读音,解决了褥但即室点密的异译,步离即叶护的异译,则褥但步离者,即室点密叶护也。至于史书中有“褥但可汗之子步离可汗”的记载,应是讹写。

第二代班辈中没有引人注目的重大历史悬案,第三辈亦然,毋庸赘述。第四辈中也大都记载清楚,惟一的疑谜是乙注

车鼻可汗阿史那斛勃。《通典》卷 198,《旧唐书》卷 194,关于阿史那斛勃的记载大同小异,从中虽未明确其身世,但大略可知阿史那斛勃主车鼻施部,可证必出自监国车鼻施部的吐屯之裔,而吐屯之职虽一般都由出自阿史那氏的汗系疏支出任,但他于颉利败亡后,一度为突厥余众推为大可汗,足见其血统也比较高贵。然绝不可根据其中“亦突利之族”、“本颉利同族”等片言只语断定他也出自东突厥始祖启民可汗之裔,而都蓝之裔似早遭到东突厥汗系之忌,亦不会受到如此的推重。我们从他“世为小可汗”的根据地乃金山判断,似应是出自土门正裔,因为至木杆可汗时代突厥的牙庭已移至于都斤山,而在土门及阿逸可汗时期,突厥的牙庭本在金山。据此推测,我们在汗谱位置上把他列在土门正裔,应当是有道理吧。

另一须加考证的重要人物乃阿史那苏尼失,即唐朝著名突厥族将领阿史那忠之父的身世所出。对此,史书所记也不太明白。如《旧唐书》卷 109 记:“阿史那苏尼失者,启民可汗之母弟,(阿史那)社尔叔祖也。其父始毕可汗,以为沙钵罗设,督部落五万家,牙直灵州之西北。”然据此直解,则文义存在着严重的自相矛盾。前辈著名学者岑仲勉在其《突厥集史》该传笺证中指出:“据余考订,‘母弟’,应作‘从弟’”,又云:“依余前说,始毕即沙钵罗,亦即摄图,非围场帝于雁门之始毕可汗也。”其说甚精辟,而摄图即都蓝可汗。我所拟汗谱位置即宗其说。

关于第五代可汗谱系没有什么争议,现在重点考察第六代中单于都护府暴动中的两位昙花一现的可汗系谱之所出。在《突厥史》中我已考证清楚,东突厥汗国的政治制度是有别于作为统一政治实体的早期突厥汗国的,它在其创始人启民

可汗时代已确立了新的汗位继承法，废除传统的兄终弟及制，改行父死子继制。故启民死而始毕立，始毕死后，东突厥汗的合法国君本应是突利可汗，但因年方幼小，故先后由始毕弟处罗及颉利先后监摄国政。故颉利、突利二汗并立时期，实际上突利是大可汗，颉利仅为监国的小可汗，以故贞观十三年阿史那社尔叛乱时就以拥立突利之子贺逻鹞为汗为号召。颉利被突厥人认为是遭致亡国的罪魁祸首，在人们心目中已不再存在位置。那么，单于大都护府暴动时先后推立的二可汗阿史那泥孰匐与阿史那伏念应当分别出自那支汗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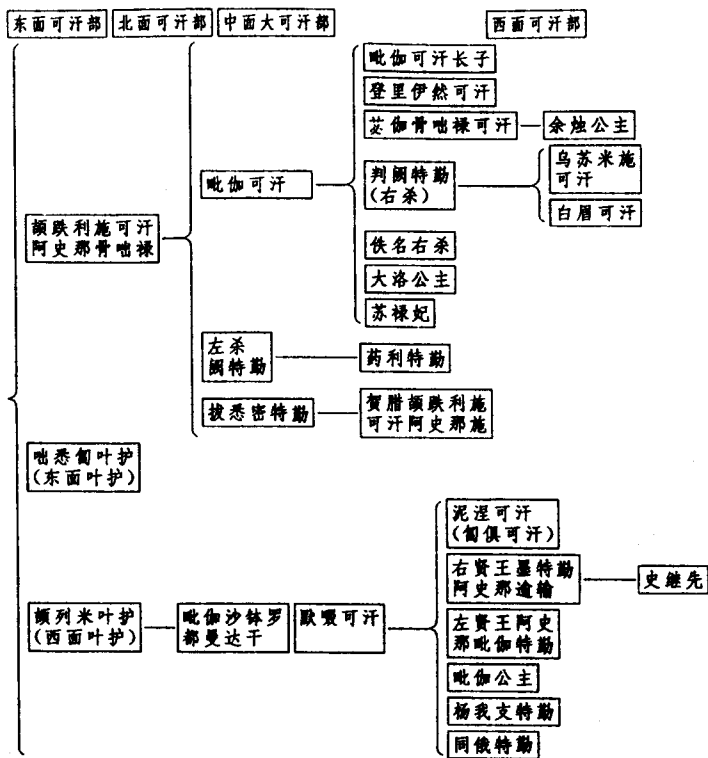
关于最先推立的阿史那泥孰匐，史书中仅留下如此简单的报导：依《旧唐书》卷5，本纪载：“冬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拽傅及奉职二部相率反叛，立阿史那泥孰匐为可汗，二十四州首领并叛。”同书卷194，突厥传记：“调露元年，单于管内突厥首领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始相率反叛，立泥孰匐为可汗，二十四州并叛应之。”《新唐书》卷215记：“调露初，单于府大首温傅、奉职二部反，立阿史那泥孰匐为可汗，二十四州并叛应之。”余如《通典》、《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等所记也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单从这些记载中似乎看不出这个阿史那泥孰匐究竟出自哪支汗统，但显然应是关系最近的汗统。我在旧作《突厥史》中把他列入突利可汗的子嗣，现在觉得不妥。因为史载突利可汗年仅29岁，史书中明确记载其子贺逻鹞已于阿史那社尔（旧史中讹作结社率）叛乱后，流放岭南，若有次子，亦应一同流放，除突利可汗子嗣外，最高贵的血统应属启民可汗次子、始毕可汗二弟处罗可汗。此人长子郁射设，次子即为降唐名将阿史那社尔家族，功名显赫，而至其长子阿史那道真，犹为唐之大将，随薛仁贵出

征吐蕃为副帅，大非川之败，免死为民。这次兵败，从征突厥部众也战死不少，成为单于大都护府暴动的契因之一。这一家族本身也必因唐朝的罢黜而不满，以此推断，很可能这个最先被推立的阿史那泥孰匐就是阿史那社尔的子嗣之一，也许就是阿史那道真的异母弟，因为阿史那社尔除了衡阳公主以外，不可能没有突厥族妻子。其暴动骨干很可能就是阿史那社尔—阿史那道真旧部，其中的幸存者都是从大非川死里逃生的，最先拥戴这一家族后嗣以为号召应是合情合理。

另一个单于大都护府暴动首领乃阿史那伏念。对于他，有关记载是这样：依《旧唐书》卷194，《突厥传》：“永隆元年，突厥又迎颉利兄之子阿史那伏念于夏州，将渡河，立为可汗。诸部落复响应从之。”依《新唐书》卷215，《突厥传》：“永隆中，温傅部又迎颉利族子阿史那伏念于夏州，走渡河，立为可汗，诸部响应。”《通典》卷198则记：“元年，突厥又迎颉利从兄之子阿史那伏念于夏州，将渡河，立为可汗，诸部落复响应从之。”勘比以上三种基本史料，不同者乃存在颉利兄子，颉利族子，颉利从兄子三说，而相回者皆承认迎阿史那伏念于夏州。夏州在隋末唐初本为地方军阀梁师都的地盘，此人称臣于突厥，其监国吐屯即处罗可汗长子郁射设，又作奥射设，乃处罗可汗长子，例如《册府元龟》卷384，将帅部，褒异10记：“窦静为夏州都督，值突厥携贰，诸将出征，多诣其所。静知虏中虚实，潜令人间其部落，郁射设所部一孤尼等九俟斤并率众归款。”贞观三年，郁射设降唐，必仍安置于夏州，可证此阿史那伏念应出自郁射设后裔，而郁射设之子既非颉利从兄子，亦非颉利族子，而是“兄子”。由此可见，《旧唐书》的记载是正确的。

(二) 关于后东突厥汗国可汗系谱的传承

现在进一步考察后东突厥汗国的汗统传承。以下是我所列这一汗国的传承表,大体同于旧作《突厥史》中的附图,仅略作补充。



上编 中亚游牧部族

图 1-2 后东突厥汗国可汗系谱传承图

关于这一汗国，首先存在着一个正名的问题。过去，西方、俄罗斯和日本大都采用突厥第二汗国的名称。我国学术界则另有后突厥汗国之名，其实际意义差不多，如果这些名称成立，就意味着必须承认这个汗国是早期突厥汗国的正统的继承者，这是不对的。从地域上讲，早期突厥汗国本是奠基于大小可汗采邑分国制度基石上的政治统一体，其领疆跨有漠北、西域，东、西突厥分为两个独立的汗国乃是这一汗国经历长达20年(583~603)内战的历史产物，其后东、西突厥皆归属于唐，其中其东部地区归属的时间也长达三十余年，后东突厥汗国充其量是再建后的东突厥汗国，这一汗国虽一直梦想重新统一其西部地区，但始终没能如愿，正名核实，作为一个历史名称，只能称之为后东突厥汗国。而自其汗统考察，则同样是另起炉灶，与东突厥的汗统也无直接的关系。

根据突厥儒尼文《阙特勤碑》东面第一行，有如下一段文字：“当上面蓝天、下面褐地造成时，在此二者之间，也创造了人类之子，在人类之子之上，有余先祖布民可汗与室点密可汗，彼等即位后，创造了突厥部众之国体与法制。”此处之布民可汗，亦即室点密可汗之兄，突厥汗国的创立者伊利可汗土门。这段追溯，反映了后东突厥汗国的历代可汗都以布民，即土门可汗的子孙自居，而史载土门可汗虽是早期突厥汗国的创立者，但建国之后旋即崩逝，传位其弟阿逸可汗，即乙息记可汗，现在可考之突厥汗国之历代汗统皆出自此汗苗裔，至东突厥汗国肇建，亦出自这一汗统的旁支，至于土门可汗的后裔，则名不留后世。我们通过考证，初步推测乙注车鼻可汗似与这一汗统有关，但此后其后裔也消匿于史册。至于后东突厥汗国的创立者颉跌利施可汗阿史那骨咄禄最初只是单于大都护府暴动的参加者之一，曾先后追随阿史那泥孰匐

及阿史那伏念,说明其人虽遴出自突厥汗统阿史那氏,但乃远离历代正统可汗的正支乙息记汗系,而乙息记可汗的兄弟辈尚有土门、佗钵、木杆、室点密等四位名讳可考之可汗,其中木杆、室点密二系后来共同成为西突厥汗国的汗系所出,则所余已只剩下了土门、佗钵二支汗系了。复据《旧唐书》卷194,本传记:“骨咄禄者,颉利之疏属,亦姓阿史那氏,其祖父本是单于右云中都督舍利元英首领,世袭吐屯噉,伏念既破,骨咄禄纠集亡散,入总材山聚为群盗。”《新唐书》卷215,记:“骨咄禄者,颉利族人也,云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袭吐屯,伏念破,乃啸聚亡散,保总材山。”《通典》卷198记:“骨咄禄者,颉利之疏属,其父本是单于右厢云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领,代袭吐屯噉。”不论是其父抑是其祖父位在舍利元英之下,其历代职位不过是吐屯,可见其人乃是乙息记可汗及启民可汗后裔的疏亲,突厥正统汗系的疏支。土门可汗虽是突厥逞强国的创始者,然其后裔却早已同突厥汗位绝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肯定后东突厥历代可汗以土门可汗子孙自居多少是有些事实根据的。但同时还须指出,它们同一度在漠北金山地区称汗的乙注车鼻可汗系统并无传承关系。

后东突厥汗国并非出自突厥正统可汗的正支,而是出自世袭吐屯的普通阿史那氏,至多其多代以前的祖先可以上溯到光荣的土门可汗。这一汗国实乃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唐代统治以后的东突厥汗国再建,其中阿史德氏在再建汗国中树立了卓越的功勋,阿史德奉职与阿史德温傅在辅佐单于大都护府暴动首领阿史那泥孰匐与阿史那伏念中起了重大的作用,阿史德元珍、噉欲谷等则在辅佐阿史那骨咄禄、默噉、毗伽可汗三代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我在旧作《突厥史》中断定后东突厥汗国已不同于早期突厥汗国与东突厥汗国

的单纯阿史那氏的国家，而已是阿史那氏与阿史德氏的联合专政，至今我仍认为这一结论是正确的。

颉跌利施可汗死后将优点位传于其弟默啜，即突厥儒尼碑文中的阿帕干可汗，这一点符合早期突厥汗国的传承制度，但兄终弟及制仅实行了这一代，随着第一代兄弟的先后崩逝，必定转入父死子继，而其第二代君主默啜可汗之死，实导因于开元四年（716）唐军的北伐与漠北九姓的暴动，其时后突厥汗国一度濒于瓦解。而默啜可汗的法定继承人泥涅可汗即匍俱可汗无力收拾残局，且此人一贯同阿史那骨咄禄之裔默矩与阙特勤关系不睦，导致同室操戈，阙特勤则乃突厥著名猛将，率先起兵，杀泥涅，扶立其兄默矩为君，是为毗伽可汗。至是，后突厥汗国的汗统复由默啜转移至阿史那骨咄禄之裔。毗伽可汗死后，汉文史料中关于其继承人的记载一度有所混乱，依《新唐书》卷 215，其继位国君乃在位八年的伊然可汗：“（毗伽可汗）俄为梅隶啜所毒……国人共立其子为伊然可汗，立八年，卒。”依《旧唐书》卷 194，此伊然可汗在位只有很短时间，接着就气登里可汗继位：“（毗伽可汗）既卒，国人立其子为然可汗，诏宗正卿李佺往申吊祭，并册立伊然……未几，伊然病卒，又立其弟为登里可汗。”《册府元龟》卷 964，《太平寰宇记》卷 196，《资治通鉴》卷 214 与此全同。然《和林金石录》收罗振玉校本汉文《毗伽可汗录》中明确记载：“登里可汗虔奉先祖……因使佺立像于庙，纪功（于）石，以昭示子（孙）。”可见毗伽可汗死后，唐朝所派使臣李佺持节册立的就是这位登里可汗，主持丧仪者亦即这位登里可汗。张九龄《曲江集》中所收玄宗致突厥的信中也说：“敕儿登里可汗，天不福善，祸终彼国，苾伽可汗倾逝，闻以恻然。”分明毗伽可汗甫薨，继立者即为此登里可汗，不闻更有伊然可汗。